

散文

哦，青山魂

青山魂是圣洁之魂，青山脚下的公仆们，把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深深刻在心里，并用这把尺子严格约束和认真衡量其履职行为：青山魂是为民之魂，青山脚下的公仆们把听取群众声音和解决群众诉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以“衙宅卧听萧萧竹，疑是黎民疾苦声”的精神，扑下身子为百姓，小车不倒只管推；青山魂是沸腾之魂，为了让这片土地更好地造福于民，青山脚下的公仆们带领群众上项目、搞建设，大摆家乡“龙门阵”，一幅富民兴镇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万合永镇就在青山脚下。当我的双脚一踏上这片热土时，立时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环视广袤田野，但见一台台大型农业机械在奔驰作业，片片田野热火朝天，景象沸腾。镇负责人边领笔者参观处处亮点，边侃侃而谈介绍基本情况。万合永镇以农业产业为主，其境内的西拉沐沦河、白岔河、陶高河以及16万亩河畔厚土，养育着2.4万多以种植业为生的青山儿女。让土地生金长银、为民造福，让思想观念摆脱羁绊、加快富民强镇步伐，让父老乡亲的日子就像大青山顶上披着的云霞，红红火火，是镇党委、政府新形势下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由于在党建引领上做文章，全镇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等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富民强镇步伐犹如贡格尔草原上奔驰的列车，风驰电掣，一日千里。

在广义村，一块“万合永镇集体经济联合社”的牌匾将笔者引入院内。环视周围，不禁使人眼前一亮，但见各式大、中型农机具错落有致，整齐停放，甚为壮观。随行的镇负责人介绍，镇党委、政府根据全镇青壮劳力缺失造成的劣质土地无人种、优质土地低价转等实际，决定通过党建引领，创新农机社会化服务管理新模式，把单打独斗、分散作业的农机手集中起来整合使用，以适应农业产业化集中、集聚、集约发展之需。2019年12月，旨在为全镇提供统一农机作业等服务的

万合永镇集体经济联合社应运而生。

“自从有了集体经济联合社，也就有了片片良田的机声隆隆，有了农民群众的笑逐颜开……”随行的镇负责人侃侃而谈。镇集体经济联合社由全镇12个村党支部书记任理事，并构建起“党组织+联合社+农户”的利益共同体。由于集体经济联合社姓“公”，其实力优势很快凸显，加之群众对农机服务的刚性需求，在农机服务社会化上立马派上大用场。社里除150名农机手队伍可按需调配使用外，还拥有300余台套大、中型农机具，数架植物保护无人机，注册资本达七千余万元。联合社组建起联合深耕小组、联合播种小组、无人机飞防小组、联合收割小组等4个作业小组。每逢群众有季节性作业需求，只需给社里调度打个电话，就能得到各种农机具的服务，并保证能及时开得出、田间作业质量好、农民群众用得起。

根据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需求以及生产管理不善、先进技术推广难等实际，经济联合社采取为农户提供以生产托管为主的社化化服务，实现“耕、种、防、收”四个主要环节全托管服务，在缺少精干劳力的情况下，此举不但推动了土地集中连片等规模化经营，还为留守老人和妇女解除了燃眉之急。由于集体经济联合社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每亩地成本由散户经营的500元降至410元，每亩地产量比散户经营增加二、三百斤。

置身田间地头，但见农机奔驰，但闻马达轰鸣，好一幅现代农业的壮美图画。镇负责人兴致勃勃地告诉笔者，全镇十数万亩可耕种植面积中，农机服务面积逐年扩大。2020年，集体经济联合社农机服务面积达4.3万亩，2021年达到6.85万亩，2022年突破8.5万亩，占可耕种面积的70%。同时，全镇有3万余亩土地委托集体经济联合社实施种、肥、药、机、销等统一管理，无后顾之忧的农民纷纷外出务工抑或进社里打工增收。

黑油油、平展展的广义村下马架

子村民组千亩良田引起笔者的注意。

因为据介绍，过去，这片耕地是便于浇灌的四米条田，如今坝埂神秘消失不说，取而代之的是毫无阻挡的阔野，放眼望去，恰似水波不兴的湖面，这是为什么？一旁的镇干部似乎看出笔者的疑问，便一语道破天机：“优质的农机服务，使得土地产出效益大大增加，群众视生金长银的土地为命根子……”去年，村里为加大土地播种率，动员村民将坝埂平掉。环视周围千余亩上好耕地，一位镇干部掰开了手指头：占地十分之一的坝埂，被平掉后亩增加玉米450株，千余亩地的坝埂被平掉变成垄沟，所增加的收益可想而知。这些被托管的土地收益增加了，村民亩分红额度亦水涨船高地增加数百元。七十多岁的村民井长水有30余亩地，去年分红4万余元；村民王学峰一年除收入4万余元土地托管分红外，每月还获得6000元在联合社务工收入，去年收入近10万元；农机手吕振东将25亩地交由联合社代管，年收入除3万余元分红外，还享受每月一万元的机手工资。拿地当宝，地力就强。今年，下马架子村民组破天荒搞起了千亩玉米制种，看长势和市场行情，村民每亩分红1300元把攥着。群众编了一段顺口溜：土地托管就是好，不用投入免辛劳。背手也能把地种，轻轻松

松鼓腰包……

“有了联合社，农民有靠山。好戏连台唱，龙门阵摆不完……”镇干部兴奋地告诉笔者，今年，广义村还承担了全旗玉米、大豆带状种植项目6800亩，其中水地一千亩，旱地5800亩。种、肥、药、机全部由联合社承担，农户只负责苗期管理，秋后享受分红。

行走在万合永镇村村落落，杳杳晃晃，就像欣赏万花筒，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目不暇接，心情激动。

万合永镇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西拉沐沦大峡谷、天桥山、大青山岩臼、平顶山冰川遗迹等景区。据镇负责人介绍，镇里整合集聚文旅优势资源，以田园综合体、农业和乡村旅游以及农家乐等项目为核心，加入万德成湿地、河沿天桥山、白岔川岩画、关东车大青山等旅游元素，大力发展旅游业。同时依托资源优势，推动旅游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乃实施富民兴镇战略重要一环。该镇根据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大力发展路边经济，大力发展杂粮杂豆、莜面、鸡心果等本镇特产与游客牵手的“后备箱经济”。因此，各种游客喜爱的农产品种植星罗棋布，随处可见。

在关东车村，数十幢大棚映入眼帘。走进生机盎然的棚内，不禁眼前一亮。但见满棚的大樱桃树列伍成行，果实累累。据介绍，这处建有20幢大棚的大樱桃种植基地，专为游客提供采摘服务。要知道，大樱桃市场价格高达每市斤百余元，每棵树产果量可达三十斤左右，大樱桃的收益是很可观的。此外，该村还种植了200亩花海，建起80幢菌棚。中心村、永明村的路边经济更加吸人眼球，但见路两侧的鸡心果大苗长势良好，据说明年结果。镇负责人介绍说，这片鸡



心果通过低产林改造项目，将原杨树林更换为鸡心果林。鸡心果总面积为650亩，共栽植大苗4.1万株。这些有的放矢的新兴产业，无不围绕旅游兴产业这一发展战略填写精彩的一笔笔。

走马万合永镇，到处是沸腾的建设场面，到处是干部群众忙碌的身影，可谓村村有特色，处处有亮点。置身永明村食用菌扶贫产业园举目四望，但见山坡上、平洼地，连片大棚犹如凝固的白色波浪，涌动着丰收和增收的希望。村党支部书记刘树兴兴奋地告诉笔者，分一、二期工程的永明村食用菌扶贫产业园，是2018年由几名老党员和返乡创业大学生起步兴建，同时注册克什腾旗宇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当年公司流转土地400亩，村里给予资金注入，建起30幢大棚，600平米保鲜库。2019年，由于各方资金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大棚在原有基础上增建58幢。2020年投产后，村集体获益达11万元。由于获得产业园巩固提升项目等资金支持，投入资金1150万元，建冷棚100个、暖棚51幢，同时建起400平米保鲜库、600平米烘干房、300立方米储水窖等。产业园年产食用菌数百万棒。此外，山地大棚西红柿、辣椒亦产销两旺。公司在对食用菌进行绿色有机认证基础上，还将2021年投产的食用菌深加工产品即蘑菇酱注册了“哈米哆哆”商标，年产销蘑菇酱3万瓶。

享受分经营产业园、村里按收益比例享受分红的管理模式，使公司、村集体获益分别占比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四十。村集体收入增加了，为村民办事的实力越来越强了。据刘树介绍，全村流转土地达5300亩，占总耕地面积二分之一，土地集中连片使用在全旗遥遥领先。他指着路边片片新土覆盖的土地，充满豪情地说：“看，三百亩鸡心果林地已整理完毕，即将栽植果树大苗，游客来了有景区玩、有采摘乐趣享、有乡愁可寻觅，一举多得，何乐

而不为？”

结束采访时，来到青山园举目仰望，巍巍青山上的“凤凰石”尽收眼底。灵活活现的“凤凰石”，正欲展翅飞向顶峰，其惟妙惟肖、巧夺天工，使人叹为观止，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蓦地，观景之余，不禁驰思遐想起来：山有魂，峰有骨，人有神。万合永镇干部群众不正是以“凤凰石”的精神，在富民兴镇大业中不断展翅，从一个高峰飞向另一个高峰吗？

这种“凤凰石”精神就是魂，青山之魂……

万合永镇简介：万合永镇位于克什克腾旗东部，西拉沐沦河两岸，镇政府驻地距旗人民政府驻地经棚53公里，地理坐标东经117° 30’，北纬43° 10’，南北宽约53公里，东西长约35公里，总面积为206万亩，1373平方公里。万合永镇最低海拔709米，最高海拔1960米，平均海拔1334米。自然村分布在古鲁图川、白岔川、大小陶高川、德力班齐川、巴音白图川、新井川，均属山区和低山丘陵山区。万合永镇辖 12个行政村，149个村民组，8700户，总人口24037人。全镇总面积1373平方公里（205万亩），耕地面积13.6万亩（水浇地面积4万亩），林业用地面积74.5万亩。

镇内主要河流有西拉沐沦河、白岔河和陶高河，西拉沐沦河流经镇内35公里，横贯东西，白岔河流经境内长约40公里，为白岔川的万亩良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陶高河流经柳林村全境，长约35公里，是柳林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水利资源。西拉沐沦河沿岸和百岔河与西拉沐沦河的交汇处有大片的湿地，成为待开发地和候鸟的栖息地。

镇内地带性土壤为栗钙土和风沙土，耕地有机质含量为2.58%；地下矿藏主要有铜矿、叶腊石、铁、黑水晶、莹石、硫磺、铅、锌、银等，但储量不明。**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旅游业服务业、劳资收入为辅**。**农业、旅游业**是万合永镇主导产业。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分别稳定在12.7万亩和1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制种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亩。境内多水多山多林，拥有大青山岩石臼、平顶山冰川遗迹、西拉沐沦大峡谷和天桥山等景区和百岔川岩画、普渡桥等历史景观。

两代人的发展观

散文

■李玉峰

业兴，百姓富的发展思路。老巴特尔也更加理解了知识就是财富的道理，也更加支持和关注小儿子的事业，安心做起了配角。嘎查干部趁热打铁，引导群众开展牧家乐旅游，响了多年的沙漠驼铃竟然成了城里人的梵音禅响，成了抚慰旅人心灵的营养鸡汤。沙漠、驼群、夕阳，晨雾、远山、溪流，放牧、挤奶这些牧人眼中和生活里的日常，却成了游人相机争相捕捉的对象。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特色旅游让嘎查有了名气，也让群众增加了收入。

巴特尔的大儿子也如期收到了当地企业录用通知，在企业负责水处理工作，大儿子所在的团队把生产工艺污水处理净化后再回用到系统，在为企业节约了支出量的同时也让真正实现了废水零排放，在实验室学到知识在这个广阔天地变成了现实，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践行生态文明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随着工作的深入，大儿子也对这个工业“巨兽”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唐煤制天然气公司就是专门为首都北京供清洁能源的企业，北京的万家灯火带着我们草原人们的一份情怀。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思想，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生态家园。企业的生产理念是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不断推动绿色发展上层次、提质量。每当休假时期，大儿子就到村部义务给牧民群众讲解本企业的生态环保理念、讲解工业对当地社会乃至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让群众们真正的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重要的一环，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巴彦都呼木嘎查是一个年轻的嘎查，是一个焕发时代气息的集体，有组织能力强的年轻嘎查领导班子，有扎实恳干的牧人，更有一群有知识有想法的年轻人，青春的力量在这里涌动，也在这里实践和创造，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嘎查的青年一代正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老巴特尔们的思想变了，牧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更多的牧民都更加注重生态对于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也更加相信工业经济对牧业发展的反哺作用，在嘎查两委的领导带动下，掌握一定专业水平的年轻人选择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有的则扎根家乡用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在传承与新发展中找到最佳结合点，相信巴彦都呼木嘎查的乡村振兴之路会越来越宽，焕发新时代的新光彩，嘎查人心中的生态理念不会褪色，植入骨髓的绿色发展底色永远不会改变。

巴彦都呼木嘎查简介：巴彦都呼木嘎查位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西南部，距离苏木所在地25公里，距离经棚镇100公里，北望达里诺尔，南临西拉沐沦河水，毗邻好来呼热苏木，西锡林浩特正兰旗接壤，嘎查草场面积37.18万亩。牛存栏7200头，羊存栏1800只。户籍人口298户640人，常住人口149户316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3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90万元。

——乌套海农场，升起了炊烟。

生活需要柴米油盐调剂，也需要锅碗瓢盆承载，更需要能工巧匠雕琢。

农场里，木犁坏了没人能打制，木梢、木缸漏了没人能打造，蒙古包倒了没人能做木架。

两年后，“巧木匠”于方洲父子，被下派到巴彥查干公社综合厂。

萨达拉的聒噪吵得男孩坐卧不安，哭闹着：“咱们回家吧……”

男孩是于方洲的大儿子，这个农村娃儿，和幼时的玩伴挥泪，硬“摘瓜儿”搬到了牧区。

皮匠、毡匠、铁匠、奶制品匠再加上木匠，让综合厂名声大噪。车轱辘都是木制的年代，木匠成为香饽饽。

乌套海农场种地的人也不是熊手儿。随着土地规模扩大，饲料解决了，牲畜胖了，可劲儿撒欢儿。

后来，草原的路通了，大批牲畜运出去，大量粮食运进来。

1982年，分畜到户，草牧场也分到了寻常牧民家。

肥美的草原，助推了大批牛羊滚雪球一样繁殖。

冬草秋藏。催生了一种应季职业——搞副业。搞副业收入从最初每天30元，激增至现在的每天400元。

不得不说，机械匮乏的年头儿，劳动力的价值蛮贵的。8分钱买一张喷儿香的肉饼，30元的含金量够足。

可是抱着钹钐卯足了劲儿，一钹一钐地把青草砍瓜切菜一样堆成厚厚的一趟又一趟，晒干了再一叉一叉敛起来，垛成一垛一垛的，然后再一车一车拉回家。单凭人力赚钱，是掉了几斤肉、扒了一层皮的代价换来的。

在这片草原上，付出与收获成正比。

养殖大户刘贵福是践行者。他家仅养羊就达到了四位数，2000年秋天卖牲畜时，牧业税交了10000元！如果按1996年牧业税征收办法计算，刘贵福一年相当于卖了3334只羊单位的牲畜。一万元是很肉疼的数字。要知道，万元户可是当时的骄子。

而养羊又是耗心费神的。

茫茫雪原，纵使白茬皮袄狗皮帽子全副武装，三、四次夜巡，人冻得感冒发烧流鼻涕不说，不少羊羔依然惨遭冻死的厄运。

生活的艰辛，是激励孩子们刻苦学习最现实版的活教材。

于家的孩子也不例外。1985年，于方洲的三儿子于国林中师毕业，成为乌套海完小50多个学生的孩子王。

20岁的全科老师，7岁至13岁的孩子，半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混合挤在同一个课堂，不同年级教授不同的课程。花样的堂课，衍生出的笑话儿，伴着锈铁丝吊起的车钢锅悠长的钟声传扬着。

可是，汉语授课的乌套海完小，在1993年合并村校的浪潮中被淹没。于国林也像完成使命的将军一样，解甲还家。

要么甘愿平庸，要么另立潮头。

在供销社依然红火的时候，于国林毅然开了牧区第一个私人代销点。

下海经商，于国林是嘎查第一人。他的抉择是对的。